

腾 霽 翰 花

沙燕

■清 高士奇

于飞沙上燕，结侣亦双双。
无计巢朱屋，何由傍绿窗。
依栖唯在野，鸣唤自成腔。
触物乡心动，茅檐想越江。

赏析：郭久良

《热河经棚县志》载，《张采使辽录》中，京牛山馆北去，群燕飞翔，大如鸠鸽。《承德府志》以为：张淳休使辽，并非张采经地，有两种，即陶弘景所称之越燕胡燕也，其胡燕又名沙燕。草地无屋可巢，依栖在野。

这就是说，越燕、胡燕不同于造屋于乡野村庄的小燕子。它们的生活习性不同，至于它们是不是同属科，笔者未见其相关文字，绝不敢信口雌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们和天鹅、小燕子等都是候鸟。

这首五律写得是草原春天之景象。全诗突出一个“静”字，大有唐代诗佛王维之遗风。诗人笔下的大草原没有比肩接背的人流，没有车水马龙的繁华，没有买卖铺子的叫卖，没有酒家客店的招牌幌，没有村庄之鸡鸣犬吠，甚至没有牧人和他们的牛羊，诗中所有动物皆悄声匿迹，大草原万籁无声。唯有自远方归迁的沙燕，精灵一样活动在天地间。

沙燕和诸多候鸟一样，它们都有着惊人的记忆，春来阳气渐盛，沙燕们“结侣亦双双”成双成对地飞跃江河湖海，大漠山川，来到气候宜人的北方躲避酷暑，造屋安家、结婚生子，然后抚养儿女们长大，待儿女们翅膀练硬，具有远程飞行的本事，它们便携儿女寻旧踪、飞江河、过大岭，回归南方的家躲避风寒。任日月恒久地交替，沙燕们也在永恒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，过着它们永远也过不完的寻常日月。

沙燕们不像小燕子那么有人缘儿，小燕子会一如既往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下造屋、居家过日子。人们都很喜欢它们，称它们是喜鸟，会给家里增添喜兴、带来好运。而沙燕们则生活在大草原上，无屋可建巢，只好“依栖唯在野”，在大草原上安家。

诗以《诗经·风·周南·葛覃》中句“黄鸟于飞”中的“于飞”一词起兴。于飞，即鸟儿飞舞翱翔之意。这一词写出沙燕“结侣亦双双”，不远千山万水成群结队地飞跃太平、回迁草原、活灵活现地享受塞外风光的乐趣。大草原上没有亭台楼阁“无计巢朱屋”，不能建筑自己红房子，“何由傍绿窗”，只好依靠草傍绿生活在野外。这样的日子对于沙燕们来说习以为常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“鸣唤自成腔”，它们相互召唤、唠家常、展歌喉都将别具韵味。“触物乡心动”触景生情，它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江南的老家“茅檐想越江”。它们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呢？“想越江”，越，周代诸侯国国名，当时在今天的浙江省东部，后扩展到浙江北部、江苏全省、安徽省南部及山东省南部的大片区域。古时“越”是浙江省东部一带的别称。此地处于长江下游、黄河下游以南地区。这里鱼米之乡、百姓富足、民风厚朴、文化发达。南越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演绎中，都起到很有影响的积极作用。比如越剧等深受人们喜爱，历史悠久，经久不衰。

诗的结尾以沙燕思乡的巧妙构思结束全诗。燕子和候鸟们结束了它们在北方的一季轮回，又沿着旧时归迁路回到它们的故乡，准备完成它们的下一季轮回。此诚可谓天道轮回、日月常规永不停息。

于飞沙上燕 结侣亦双双
巢朱屋何由傍绿窗
野鸣唤自成腔触物
想越江 书于2021年夏
徐会祥书

书法 徐会祥



水墨画 沙燕 刘海柱

河东菜地里的那些生灵

■马守喜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克什克腾旗经棚镇，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柳河穿城而过，自然把这里分成了河西和河东，河西是群众居住及党政机关、学校、商店、医院等所在地，河东则是大片的菜地，每到夏季，群山都披着绿装，菜地则是绿油油的，仿佛一幅水墨画，让小城美不胜收。

河东的大片菜地，都不喷洒农药，化肥，更不会使用除草剂，所以，那时的菜地里或坝沿上都会有很多草，那时农民种菜除草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锄头，而河边及坝沿上的草多被小学生用镰刀割了，捆好卖到大车店喂马。

那时的草，总是生生不息，地里的草刚刚除过，可一场雨后，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青青河边草和菜地里的草，不仅成为了各种蔬菜的伴生物，更为大片的土地提供了足够的“遮蔽”。在这种“遮蔽”下，一些奇奇怪的小生灵也“潜伏”其中，异常活跃的生长着。

菜地里的草虫特别多，诸如草蝉、

蚱蜢、蝈蝈、蛇虫子（也叫小蜥蜴）等，遍地皆有。人们习惯把草蝉叫“草知了”，它体型极小，只有麦粒般大小，草绿色，它一般是在玉米地里，它相当灵敏，听到人们的脚步声跨过草时，便会集体轰然飞起，向四下散去。草蝉的叫声非常小，只有到了晚间，坐在田间，精心去听，便会有“唧唧，刷刷”的声音，它仿佛吸收了草绿的精魂，又仿佛是草幻化的精灵。

在大片菜地里，有捉不尽的蝈蝈，尤其是在玉米和黄豆地里，蝈蝈上下跳动，鸣叫在这两个层次间，那“吱嘎、吱嘎”的叫声此起彼伏，特别清脆而又嘹亮，那年月，无论大人孩子都喜欢捉蝈蝈，有专门卖蝈蝈笼子的，里边装着几只蝈蝈，沿街叫卖，五分钱一笼子蝈蝈，放在门面上，听那不定期的蝈蝈叫声。蝈蝈给人一种轻灵，飘逸的灵感，而缀在玉米穗儿上的蝈蝈，翠绿的身体被嫩红色的穗穗举着，给人一种珠玉般的灵感。

家乡河东的菜地里，还会不时发现小野兔的出现。因为野兔喜欢在草

记得1957年10月的一天夜里，经棚中学刚建立一个多月，学校为了勤工俭学，买了100多头羊放在校园的羊圈里，黑夜有几只狼咬死了七八只羊，又把剩下的羊赶走了，第二天学校派人去鹅蛋梁一带追去，才把羊追回一部分，那时人们晚上都是大门紧闭，生怕进来狼，一到太阳夕下，谁也不敢到河东菜地东山根那边去，生怕遇见狼群。

当年，人们还没有听说过“生态环境”，但真正领略到了鸟语花香，青山绿水之美，而这一切，现在多少菜地里的小生灵几乎灭绝了，河水也不见了。因为过多的使用农药，庄稼和蔬菜都没有了纯天然了。河东菜地变成了高楼大厦，很难再听到小生灵的鸣叫，因为再也见不到小生灵的影子了。

灯棚往事

总有一种记忆值得珍藏

未来之星

■经棚二中 董佳岐

淡淡清风，拂耳扑鼻，送来的是远方那股淡雅清新的香气。那份儿时的怀念，那份熟悉的香气，和那些人，那些事都在心上刻下了清晰的痕迹，值得珍藏。想起时总能让人心情宁静，心灵得到洗涤。在记忆中，那份儿时的怀念，那份质朴的香气，在那些人，那些事中刻画了时间的痕迹，在岁月中值得珍藏。

小时候我清楚的记着，外婆家的小院中种着一棵桂树，它年事已高，听外婆说，从外婆初中起，那棵树就被移植在院里，它看着外婆一日日成长，也看着外婆一年年老去，看着外婆从亭亭玉立的姑娘到苍桑慈祥的老奶奶，而它也从一株幼苗长成一棵大树，经历了多少风雨，体味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。

初秋，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逢八九月，桂花的香气便会环绕小城，树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花骨朵儿，一串一串，仿若一尾风铃在树枝摇曳，它们会盛开，会在秋天绽放自己的英姿飒爽，儿时的桂花娇小玲珑，微风吹拂，摆动着一朵一朵小小的身躯在风中荡漾，那时外婆总会牵着我的小手，来到盛满桂花的树下，轻轻摇动粗糙的枝干，漫天的桂花纷纷飘落在空中，舒展着圆舞曲，枝头的缝隙间暖暖洒向人间的阳光，交杂着馥郁的桂香，扑面袭来。花瓣落在肩头，落在手心，细细抚摸花瓣上的是生命的纹路。我一扭头不经意间瞥到了她的笑容，如玻璃般剔透的瞳孔眯成一条线，鬓角的银丝在风中吹拂着，嘴角的酒窝盛满了甜蜜，眼角的鱼尾纹，厚重的大手都是给予我一个人的温柔。

我爱看她轻轻拾起桂花，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，那种忙碌是有条不紊，她的那双手上仿佛拥有关魔法，将桂花与面团揉合，在布满桂香的厨房里，她是那样认真，那样慈祥，有时与我交谈，对我一笑。不久，富有桂香的桂花饼就做好了，桂花的香气在舌尖上令我回味，这时，她轻轻抬起那双手在我鼻尖划一下，慈爱的一句“慢点吃”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。夜晚，她总爱用桂花泡茶，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在桂树下，讲那些陈年老旧的故事，教育我做人诚实，待人真诚的道理。她说，桂花和她很像，朴实柔和，她对桂花也偏爱，细致地照顾着老桂树。直到那年，乡村拆迁，老桂树也被砍倒，外婆从乡村搬到了城市，望着那些高楼大厦，内心的滋味百感交集。

又是一季秋天，树林在空中散发出“沙沙”声，漫步于林间小路，我似乎又嗅到了熟悉的香气，那是一种留在外婆内心，伴随我成长的气息。是啊，人生路漫漫，却总有那么一种气息值得怀念……

风一吹落叶满地，哦，桂花又开了呢。

亲近自然

■新庙中学 常迪

天亮了，淘气的云雀歌唱着黎明，我早早的起床。梳洗完毕，把食物装进书包，走进家门。踏着轻快的步伐，沐浴着温暖的微风，开始属于我自己的旅行。走进这片树林，鸟儿唱着悠扬动听的歌谣，我望着它娇小的身躯，它却淘气地看了看我，飞走了。我继续前进。望着高大的树木，闻着自然送我的清香，我加快了步伐，到了，快到了。

我又来到了这里，汨汨的溪流，你好吗？你如一位精通琴棋书画的大家闺秀。听！那一阵阵悦耳的琴声是你弹奏的吧？当鱼儿快活地围绕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在对他们讲述下棋技巧吧？它们听得多么认真啊！在晚霞光临时，你又画出一幅多彩的水墨画，上面还有你的字呢！晚霞满心欢喜地带去了天上。你知道吗？晚霞天天赞美你的画呢！

哦！多情的杨柳！人们赠与你这个动听的名字，就注定你是一位俏丽的少女。看，微风来了！你舒展了绿色的发辫，随着音乐舞动起来。纤细的身段，让你可以如公主一般，在皇家舞会上大放异彩。哦！多情的公主！

走了许久，看了许多，我也乏了。靠在一棵大树下面。树木，你好！听到你沙沙的声音，我的疲倦顿时消融几分。抚摸着你粗壮的枝干，你一定经历了风风雨雨吧？不然你怎么会这样高大挺拔？你的树叶宝宝飘落下来散发着淡淡清香，令人如醉如痴。

我就坐在这棵树下，一边享用背包里的美食，一边看着这美丽的景色。我站起身来，将垃圾一一拾起来，背上背包，沿着汨汨的溪流去拜访我的其他“朋友们”。

金荷

退休不褪色 继续发余热

■王莹莹

在我旗有这样一位党龄36年的退休教师，退休后，她团结社区居民组建演唱团，进行义务演出，在社区这个大舞台上展现新的风采。虽已年过古稀，仍然不忘回报社会。她就是云杉社区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团长金荷。

每周的周一、周三、周五，是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固定的排练时间。最近77岁的金荷正带领演唱团的成员们进行更为紧张的排练，为“七一”期间的演出做准备。

云杉社区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团长金荷：“退休后，我觉得虽然我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但是我没有离开党组织，生活更不能褪色，我们组建演唱团，学红歌、唱红歌，积极参加活动，尽情讴歌英雄、歌唱共产党。”

自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成立以来，金荷带领演唱团的成员们利用表演的形式多次进行司法、环保、防火知识宣传演出，还多次到森警、武警、公安干警、敬老院、工矿企业进行慰问演出。

应昌街道云杉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康丽丽：“金荷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，也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，虽年近古稀，却从未停止过奉献的脚步，她将辖区的文艺爱好者组织起来，成立演唱团，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学习宣传活动，多次到各单位进行义务演出，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风采，用爱心感染和照亮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”

自2002年成立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以来，演唱团的成员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人，他们平均年龄65岁，最大的已经86岁了。虽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皓首银发，但唱起红歌，依旧精神抖擞、意气风发。

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如火如荼进行，在云杉社区的党史学习课堂上，总能看到金荷认真听课、记笔记的身影。

云杉社区“夕阳红志愿者演唱团”团长金荷：“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发光发热亦到老，我们要铭记历史，坚定不移，坚持信念，保持理想，编排更多更好的节目宣传党史，传承党史的精神。”

节能减排 大有可为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